





**新 世 界**

旅人注意，本館特設西廚，專製各種適口飯菜，實為留學、結婚、宴會、長留之便，無任歡迎。

哈爾濱道外正  
陽十大道街  
自動電話  
藥房 二四四一  
飯店 二四四二  
旅館 二四四三  
辦公室 二四四四

**宴賓樓啓事**

本食堂敬備  
美酒佳餚，  
異常適口，  
招待周到，  
取價低廉，  
如蒙光顧，  
歡迎之至。

哈爾濱道裡石頂  
道大街西頭路北

電話 二二七二  
六二四九

稍欠新涼。助金風。生四更雲。春  
月多新。應憐百病。吟

朋友！上前吧！  
春光不再等你了。



牠溜下了柳梢，  
出了深草，  
逃向了那夏的背後去了呢！

朋友！  
在猶豫嗎？  
長夏等得你心煩了。  
拖着綠色的長衫，  
躲到那秋之神的灰翅下去了。

[illegible]

滿腔奔騰的熱血，  
灑在薄情人的身上，  
朋友！甘心吧！  
——這就是你精神的毀喪！  
×××××  
這惡劣的人生，  
流動陳的人心，  
總是不停滯的，  
在流動着，  
朋友！知道嗎！  
人生的一時一刻都在動搖！  
一九三八·十九。

『飛瀑圖』夏真又一傑作



晚上歇寢的躺在床上半圓的月兒依然是在床前  
去伏在窗檻上；「再不去注視牆裡窗外的影子了，  
望痛長空往來蒼忽的彩雲在月的四周繞，在心裡  
不出來。」  
「春夜是相日依樣的春夜只是倦悶的人兒面露  
淡然的。」  
她晶瑩的淚從心泉匯流到眼角上從眼角流到半  
她默想到，直到晨夜の時夜氣稍稍涼了，她忽然感  
着了！  
第二天她是在床上病起來，病得眼角上幾絲絲新  
的憔悴起來，早晚婆婆或過來瞧一瞧兩兩的長良  
只是自己孤獨漸，「她稍稍又感覺到，自己可憐  
很可恨春光老了！」（完）一九三八·廿七

沒有，他家還 流淚和虛告，  
正在前年期特癡呢。

（沈妻）品用御照原

恆坐，無事，  
獨坐對孤燈，  
千言萬語，有難離，  
一轉步轉成。

一九三七·作三八重抄

（給英）（孩子）

我們從春深，  
夏末的時代過來了，  
一個階斷，  
一個步子裏，  
努力悄悄的走下吧，  
反映了我們的人生，  
正在前年期特癡呢。

滴答滴答的響了，她起來仍只是癡癡的呆說不出來感覺，愁慮裏老了，的窗檻上來！「唉可恨……」現在呢，只有那柳紋越幾分的邂逅的午夜，甲好幾有兩棵把考試混過去就是這一夜了「未光」

「裕勳」

「薄淡輕舟自在流」



(後以牙鎮)  
牙醫亞陸哥斯古埃陸  
爭者欲求時年青及美觀者請往牙科醫治合可  
應此時間午九點半至下午三點半止  
(地址) 道裡外國三街七號中央大街拐角孔  
氏洋行對面  
牙醫師  
亞陸哥斯古埃陸  
電話 四八〇一番

鞋一而且經濟!!  
美!堅!  
王精質良  
勝過別家  
請到東和利去  
仕媛一般  
准能滿意

新出品的名伶  
唱盤，  
愛情歌曲，  
精美的唱機，  
一及零件。  
歡迎仕媛們來選

我，只是我無學的人，配不上你」啊，那時，時光在晝夜不停的進展，約好的時候是臨了，××影院開演，我們便坐在裡面，當我將信交給你，我的心又在跳動，信是看完了，你說，「好，作朋友，沒有什麼，只是我無學的人，配不上你」啊，那時，正是我給你有機會去到我那家，看見了，但是是時常沒有勇氣，以致到一九三三年的仲冬（奉天）來信了，我在晚間電話通知你取信，我在那天電話來我覺得這定個好機會，我便帶著全副的精神接聽，××在電話裏，我說，「明天午后三時請來××影院取信，我並且有別的事情，」我時是影院的巡邏，電話掛上了，我歸到寓所，我的心仍在不住的跳着不依同時想到我怎樣的心好，結果我想唯一的辦法，便寫一頁信，夾在來信裏，你看到了，便可明瞭，我那樣的辦法了，這一夜裏，我那裏總是想着明天的怎樣來信和夜想，結果，不斷的腦間裡浮着你的芳容，倩影，

樂 娛 偷 鴨 餐 聚

多事，不多言，此六個字，人能學得，即是安分守己，一生不易，享得許多快活，討得許多便宜。

只遠自已恥辱休說別人妻女，好講閨門是非便是傷害理。

《倦遊》 本市道裏公園所見

[illegible]

那時和雪鷄相見，純是由仰慕發出來的，旁的心腸，絲毫沒有，  
 諷談「國際都市」裡的  
 密斯們「續」（收章）  
 我國的女人，和我國的顧太太，  
 她們的修飾一切是不值得我們占這  
 有用的時間，去討論的前者是因為  
 習慣，後者是她們本份，都是因為  
 處的環境不允許他們不那樣做，可  
 是，不知道智識階級裡的女學生，  
 家庭碧玉的處女們，塗的粉，抹的  
 紅，爲甚麼有時比顧太太還要厚呢  
 ？更要濃呢，假使要沒有一個正確  
 而準客觀的話，那麼不客氣，就



合  
 映萬國影片公司之（原）  
 未完

的心腸，絲毫沒有，

▲未死▼



映演葛里遜片中之第一(男)情

有這麼說：人的生活不可以死板板的，也應該點綴綴，這是我所不敢反對，可是我們要尊重一下，野妓招待……那個不是從良後才憑性化出來的呢？開玩笑而論，可是希望諸位不要忘記了，「一部份就是大家的」那句話，我親自看見，「一部份」，可是不能惡口去惡罵我，也許還嫌骨呢呢？或者能啊嘛一聲「對！應該這麼的……」來表我的同情。

八月六日於三角軒

妓招待……那個不是從浪漫式裡浮化出來的呢？周樹  
了「一部份就是大眾的代表」那句話，我還自信，可  
，也許還能贊同呢？或者能吶喊一聲「對！應該這  
八月六日於三角軒

首都最近完成新式建築物(一)

已碎了的心旁：  
X  
X  
X  
也許是爲了過去的創傷：  
——才造成現時的孤楚淒涼：  
已落壞了的身心啊：  
——怎能會靜遇下去：——

悶熱的夏風在臉上熏蒸：  
沉虞的神意在鬱國裏飄翔，  
漂零流落天涯的遊事呵！  
看，你已——  
是不是痛苦的模樣：  
一九三八，八，二十，寂

有的這麼說：「人的生活不可以死板板的，也應該點綴點綴」，這我到不敢反對，可是我們要追尋一下，到底到一極而論，可是希望諸位不要忘記正純潔的「密斯」，不但不能惡口光顧我的……」來表我的同情。

妓招待……那個不是從浪漫式裡浮化出來的呢？周樹  
了「一部份就是大眾的代表」那句話，我還自信，可  
，也許還能贊同呢？或者能吶喊一聲「對！應該這  
八月六日於三角軒

首都最近完成新式建築物(一)

已碎了的心旁：  
X  
X  
X  
也許是爲了過去的創傷：  
——才造成現時的孤楚淒涼：  
已落壞了的身心啊：  
——怎能會靜遇下去：——

悶熱的夏風在臉上熏蒸：  
沉虞的神意在鬱國裏飄翔，  
漂零流落天涯的遊事呵！  
看，你已——  
是不是痛苦的模樣：  
一九三八，八，二十，寂

有的這麼說：「人的生活不可以死板板的，也應該點綴點綴」，這我到不敢反對，可是我們要追尋一下，到底到一極而論，可是希望諸位不要忘記正純潔的「密斯」，不但不能惡口光顧我的……」來表我的同情。

妓招待……那個不是從浪漫式裡浮化出來的呢？周樹  
了「一部份就是大眾的代表」那句話，我還自信，可  
，也許還能贊同呢？或者能吶喊一聲「對！應該這  
八月六日於三角軒